

时间阡陌 却未曾走远

指导老师 九龙学校 蔡鲜枝

阅读下面的文字,按要求作文。

月亮、芦苇、家书、年戏 离我们远吗?诗、意、美、好、民、俗、传、统 离我们远吗?
请以 未曾走远 或 渐渐远了 为话题,仿照《灯笼》一文,写一篇文章。

年 戏

九龙学校八(1)班 朱珠

在乡下的村子里,时常会举办看年戏这样的活动。小孩子喜爱热闹乃是天性,于是小时的我,便经常跟在爷爷的身后,到戏台前找个位置坐下,听台上的演员咿咿呀呀地唱。

老人是懂戏的,爷爷在旁边给我讲这讲那,我一字未听,听了也听不懂,只是着迷于那灯光闪烁的舞台。台上的演员或激情地引吭高歌,或打打杀杀,只觉热闹、有趣、好玩。于是乎那月下的戏台,便这样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。而小时候其它觉得好玩的事物在那一刻也都丢掉了,只剩下那个斑斓的舞台、脸上着妆的演员、那悠长连绵的戏曲声,甚至是台边小贩的吆喝声、台下交杂在一起的喝彩声与谈话声,或者是瓜子之类的零食,都在脑中,无一忘却。这或许是因为家乡戏的烟火味太浓了,才给我那么深的印象。

爷爷看起戏来也停不下来,说起戏来如数家珍,滔滔不绝。夜深,或是收音机中传来咿呀的戏曲声,或是电视机中映出那花绿的戏台和化妆的演员。这也许只是他的消遣,但似乎称之为 爱好更为合适。

每当回到老家时,先听到的是爷爷收音机中锵锵的锣鼓声,而后是伴随着音乐的奶奶的一声呼唤:

来了?快坐下吃饭吧,还热乎着!在旅途中忙碌奔波,迷茫时听到那一声声锣鼓、演员的高歌,看见那红得好像是在火里的戏台,即使不是家乡的戏种,游子渺茫的心也会跳跃起来,接着便是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。心也跟着舞起来,歌起来,然后便又继续在旅途中向下一个目标奔去。

提起戏曲,你难道没有一种亲切感吗?你还曾想起过月下的戏台、灯火,以及身旁爷爷奶奶兴致勃勃的模样吗?年戏,它未曾走远,即使歌声渐渐隐去,它依然会化为烟火气,陪伴在人们的身旁。

点评 如吴伯萧的《灯笼》一般,本文作者着意于 年戏 这一传统文化载体,在 年戏 里有快乐的童年回忆,有温馨的祖辈温情,有久远的文化况味,质朴自然,如家酿酒香。

扇 子

九龙学校八(1)班 周以帆

虽不似鲲鹏,扶摇而上九万里,小孩子喜欢凉,迷恋风,却仿佛是天性。燥热晴天里,一把扇子,总能扇走无尽烦闷,总能带给人无尽遐想。

连和煦的春风算着,一切风之中,最爱的是柔和的微风,那是扇子扇起的不急不躁的风。提起扇子,我就会想起田间地头扇着蒲扇的祖父,想起手持折扇,谈笑自若的文人雅士,想起那一位位身穿汉服、手握折扇的陌路人。记忆的网上与扇子结的缘,真的太多了。

忆扇子,忆的是那份友情。友人生日,那时的我苦思冥想,也不知道送什么才显珍重。不由得,我看到了折扇,洁白朴素的扇面上点缀的文字似乎在述说着我与她的点点回忆,那是我和她共同的热爱,虽不贵重,但令人值得永久怀念,扇子寄托了我们的情谊。

扇子传承的是文化。一幅洁白扇面上,我饱浸浓墨,提笔落下,笔尖所至,一根根树枝刚劲直立,挺直腰板,不卑不亢地宣言着什么。丹色渲染,一朵朵红梅悄然绽放,挺立枝头,昂首傲视似在俯视芸芸众生,倒有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之意。这是我的扇面画作之一,梅立枝头,傲视群雄,满是中华民族不屈的气节。我不仅喜爱画扇面,更爱集扇,我的扇面上有君子竹拔地而起,有淡水远山交相辉映,扇面上有娇嫩海棠花粉饰紫蓝星空,扇面上有陈旧文字记载历史兴衰。

记得京剧里,杨贵妃手持折扇,一颦一笑,一转一摇,一开一合,吟着海岛冰轮初转腾,扇子与人相辅相成,最是陶醉;记得酒馆中,说书人在一方红布之上,手摇折扇,醒木一拍,一吐一息之间,中华上下五千年,道尽盛世风云。

最壮观的是大江东去惊起千堆雪,在谈笑间,墙橹灰飞烟灭,你难道不希望扇面上的是足智多谋的孔明,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,视死如归的中华儿女吗?扇面上的昭君出塞、穆桂英挂帅,保家卫国的信念是汨汨流淌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血脉。你看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,我愿就是那传承文化的持扇人。

嘻!幸,扇子从未走远。应该数画扇,数几缕风,数乘风破浪者,还看今朝!

点评 全文颇有吴伯萧《灯笼》的浓浓味道,以鲲鹏乘旋风至九万里,引出小孩子贪凉恋风的天性,自然带出 扇子 这一载体,再仿写一组排比,油然而生与 扇子 的情缘:有温暖的友情,有热爱的笔墨丹青,有不屈的民族气节,有保家卫国的汨汨血脉,更有折扇文化的传承。雅致隽永的语言,含蓄深厚的情感,大气,灵动,感人!

打炒米

★九龙学校八(2)班 郭雨琦

糖和甜对于小孩子来说,似有强大的吸引力。孩子哇哇哭闹着缠着大人的时候,随手递出一块糖,他便收住了眼泪,笑了。

而在我儿时的记忆中,有样叫炒米的东西,散发着淡淡的甜味。我爱那味道,吃炒米的次数多了,结的缘也就深了。一提起来,我就会想起转角的那个老爷爷,就会想起那渐行渐远的热闹村头,就会想起村中的老妇人亲切地喊着我的小名,就会想起在长石板凳上窸窸窣窣的交谈声,仿佛记忆的网里,挤着的就都是

那个夕阳倚在山头的傍晚,悄悄宣泄着它最后一缕余光的傍晚,远远望见转角的那个老爷爷来了。我随手拿起零花钱,溜出家门,喊来了四五个小伙伴,飞一般奔向转角去了。那里挤满了看热闹、买炒米的人。里里外外似有两圈,我们小小的身子从大人的衣角间钻过去,从推推挤挤的缝隙间,看到了老爷爷和那黑乎乎的炉子。只听见嘭的一声炸裂,我们也随之大叫,慌慌张张后退几步,和其他小伙伴撞在一起了,随即又哈哈大笑。紧接着,炒米的甜味夹着柴火的味儿,扑鼻而来。我们可不管那是谁家付钱买走了的,只从一大袋中抓来热乎乎的一把,塞到嘴里,粘在嘴边上,乐在心窝里。

好几月才见一次的打炒米,再后来,就不再是几个蹦跳的身影在黑炉子前了。炒米常被装在大红塑料袋里,打上好几个结,那袋比皮球还大的炒米,被拍来拍去,左打打,右敲敲,很好玩,是消磨时光的好玩具,玩着玩着,突然,炒米像雪崩,又似狂风骤雨从袋口里溅出,纷纷扬扬掉落。由于妈妈严厉的圆眼睁着会发光的眼神,我不得不拿起扫把,如泡沫般飘、如糖般黏的它们,总是不能乖乖进簸箕,别提多难打理。

小琦,打炒米啊,你要吃吗?外婆给你买来!近日外婆发来的一条语音。她知道我爱吃,每每看到,打电话问我是必不可少的,尽管有时我拒绝了。外婆可从不会听我的拒绝,过不了多久,白花花的炒米,甜甜的香,就充盈在我鼻腔,充盈着整个家了。

从未曾走远,在大街小巷仍可依稀听见 嘭 的声音;从未曾走远,那袋甜甜的炒米,在外婆的期盼中,闲适地窝在沙发上吧。

点评 犹如灯笼之于吴伯萧的缘,炒米与作者的缘同样结得很深,记忆的网里挤着的就都是那个老爷爷,四五个小伙伴;黑乎乎的火炉子,大红的塑料袋,白花花的炒米雨;嘭的炸裂声,甜甜的炒米香,妈妈的怒目圆睁,外婆的殷殷期盼,每个特写镜头的描摹,都是一份美好的回忆与情缘,脉脉温馨,动人心弦。



对 绿

★九龙学校八(2)班 林予诺

红红绿绿,你方唱罢我登场,和念不清的唱调,大概是我对戏最初的印象了吧。色彩总是很亮丽,一身大红袍的便一定是好人,脸白的怕是恶人吧,小时候我便是这样想的。

小时候戏不是很流行,现在怕是更冷清了。我们这儿是越剧,是我最常听到的,再者是去北京听的京剧,而后便是春晚上每个人都有一嘴的杂剧。

记得清的是《梁山伯和祝英台》。一个小旦着杏色的水袖,很轻很薄,挥起来要用到天上去。一个小生着天蓝色,颇有羽扇纶巾的风度。我还年幼,关注的不是这些,而是瓜子、花生、桂花糕、梅花糕,一阵香便把我魂都勾走了,只记得吴地如烟般柔软的腔调,就连最好奇的是如何演出来的两个蝴蝶都忘了留意。

家父好戏剧,从小我便听得一点,但没有那么热衷。还记得很深的是不知道哪地听到的《穆桂英挂帅》,也是我唯一会哼一小段的。锣鼓齐鸣后,穆桂英横刀立马,高唱:猛听得金鼓响,画角声震,唤起我,破天门壮志凌云。《杨家将》这本书里的穆桂英和余太君都是我所崇拜的,谁说女子不如男的豪气也感染了我许多。

戏的种子已埋在我记忆中,土地公祠前锣鼓齐鸣,城隍庙里头,唱声震天;北京大院里,灯火通明。每至春节前后,戏便更是频繁,几乎各个村的人都会围着看戏,瓜子、烟斗、月夜,仿佛是仙境般的存在。

为何从古至今有如此多的人热衷于看戏呢?大概不只是热闹、喜庆,更是每个人对善的向往,对恶被惩罚的快活,对奸臣下狱、忠将凯旋的期盼吧。

戏未曾远过,我愿做那刀马旦,待后世人评唱。

点评 本文模仿《灯笼》以小见大的手法,聚焦的人物、事件、场面都很小,但是表达的情感却是深厚而宏大的,如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辉,作者着眼于细微处,却展现了一幅泛黄的传统年画、一种善恶分明的情怀、一股传承自戏曲精神的壮志豪情!

